

格局就是你的宽容度

杨熹文

（一）

和远在非洲工作的朋友聊天，他和我说起一件好笑的事。

每次和国内的朋友提起自己在非洲工作，总会有一部分人对此嗤之以鼻，立马表现出反对的姿态：“你怎么会去那破地方？又穷又脏！”

朋友觉得不可理喻，居住在非洲的两年里，明明每走一步都是新风景与文化的发现，那里阳光明媚，民众热情，穷与脏完全不是公正的判断。

这样的对话发生多次，他学会反问对方道：“你来过非洲吗？”

他们说：“呵呵，就那破地方，给我钱我都不去！”朋友无奈：“为什么一些人的宽容度，接受度都特别差，明明自己并未亲身经历过，却喜欢指手画脚，告诉你‘活成和他一样的人’才是正确的”

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格局太小的人。

（二）

去外面吃饭的时候认识一个大姐，大姐是定居在新西兰的华人，听出我的北国口音，对我甚是热情。

几句闲聊后，大姐问我：“你在这有自己的房子吗？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我没房子，住在房车上！”

大姐愣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一点不自然，语气也慢了半拍：“你为什么要在房车上呀？为什么不住在房子里啊……”

她的下颚往里收，用眼神立马和我划清了界线，那是几乎轻视的表情，她在用它给我贴上穷人的标签。

她缓缓说给我：“我刚买了房子，住在某某区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房价上涨最快的区……”

我摇摇头，匆匆吃过饭，想起和一个朋友说起自己住进房车后，她迫不及待来看我，不停地说着“cool”，那种神情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富翁的千金，能够买一百个柜台的车。

离开时，大姐倚在同样的车前，连看也没看我一眼。

我在心里轻轻叹气：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”

别给人生留遗憾

毕淑敏

关于遗憾，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就是，我们能够去满足的心愿，可是没有去完成，我们深感惋惜。

举个个人的例子，2008年的时候，我终于用我的稿费，买了一张机票开始去环球旅行。刚出发，才走到南海，就得知汶川发生了地震。当时船上有一千多个外国客人，只有我们六个中国人，可是我说，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发起一场募捐。后来我们团队里有人就说，那些外国人要是不给咱们捐钱，我们多么丢脸哪！我说，可是我们中国人，要不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，那才是丢脸呢。我们在一起商量，一定捐美元和欧元，这样的话，会让我们那个捐款数字变大，如果我们都捐人民币，人家会觉得是我们自己捐的。但是当所有的钱都搬到一起的时候，船长对我说，里面有两千元人民币。我们只有六个人，这很容易查，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互相问：谁捐的人民币？我们不是说了要捐美元和欧元吗？结果我们六个人都表示自己没有捐人民币，后来我就跟船长说，这船上除我们没有以外还有中国人吗？船长说，在深不见底的底舱，永远不能到甲板上来的那些工人里，有你们中国人……

随后，我就放弃旅行，回到北京把钱捐了。没多久，四川省的北川中学知道我回国了，就打来电话，希望我到北川中学，去当一次语文老师，因为我有一篇小散文，叫作《提醒幸福》，收在全国统编教材的初中二年级课本里。我不怕地震，可是我有点怕，我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，它叫《提醒幸福》。那样的大震之后，他们的老师有伤亡，他们的同学有很多再也不能回到教室里，我要去跟他们讲“提醒幸福”。我很难想象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，幸福在哪里。但是那一次北川中学之行，给予了我巨大的教育。因为北川中学初中二年级，所有的同学们会聚在一起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问，你们能告诉我你们幸福在哪里吗？他们告诉我：那么多人死了我们还活着，这就是幸福！在马路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全中国所有省份的汽车，我们就觉得全国人民在帮助我们，大地震才过去了十几天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恢复读书了，难道我们还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！我听了以后真的热泪盈眶，我才知道在生死面前，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。我们重新享有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自己价值观中，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。

我最近会出发到非洲去，我真的很觉得那是我的一个愿望，如果不抓紧去实现它的话，我会越来越老，身体也会慢慢地有更多的问题，眼睛不再那样明亮，看不了非洲的动物，也许我的思维也不会那么敏捷。对于那样灿烂文化和悠远的历史，我理解起来，记忆起来，可能就会有困难，然后还要翻山越岭，万一自己跑不动被狮子追上了，不是也还有点危险？所以如果你有愿望，如果你真的还有力量去实行它，我觉得一定要即刻就出发，去完成自己的愿望。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年轻是多么的好，但是请你们记得，记得有很多的东西，当你不懂的时候，你年轻，当你懂得了以后，你已年老。

那么，让我们的理想不要变成化石，让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，去实践我们的理想，让我们的人生少些遗憾。

摘自《阅读生活》

（三）

几年前遇见一个39岁未婚的华人姑娘，那时她在和一个比自己8岁的当地男人谈恋爱。

未婚的39岁，那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年龄，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四面楚歌，前一秒还夸你年轻的人，后一秒知道了你未婚的状态，也表露出决绝的不宽容：“都这么大了，不结婚生子，哎，你怎么办……”

这姑娘带点诗人的天性，活得文艺又天真，偏偏要在一条偏僻的路上走出光明。

我那时深受逼婚之苦，漂洋过海的催促，让我向她急迫地求救。

她说：“不结婚生子？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他们的。”

她非常率性，一头帅气的短发把39岁的她和别人分出区别：“去看看那些逼着你结婚生子的人，一辈子大概只围着这些事情转了，再看看那些宽容接受你的人，他们其实也给了自己更多的可能，几年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又完成了一些飞跃。”

她和我说的这句话，几年中经过我这里，转述给更多的姑娘，而我也在这行走的过程中见识到了宽容度的重要性。

（四）

很多时候，一个人有多少的宽容，也许就决定了他有多大的格局。

很久前遇见一个女孩，她和我说：“化妆的都不是好女人。”我从此从她的身边经过，心里总有作为风尘女子的羞愧。

而几年过去，看见她晒出的自拍，照片里暗沉的皮肤和陈旧的装束，还有那一抹无神的目光，令我唏嘘她错过的不仅仅是美丽，也许还是一种更好的人生。

几年前刚出国时，遇见一些认定了“那些活得好的人都来自富裕的家庭”的人，再见面时发觉大多数人依旧在自怨自艾，拉着我讲述“一个三年内买房的朋友一定是傍了大款”，却没想到，有些人根本不舍得花时间抱怨，而是在艰辛创业。

上周和朋友见面，说在新西兰的华人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去过三个城市。想起自己搬离奥克兰时，曾受到百般阻挠，身旁半数以上的人从

未远行，却坚定认为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

搬家一年后回奥克兰办事，看见曾经的相识，依旧在过同一种生活，我问自己：“这样的出国，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很少有人未曾遇见过那些“穷追不舍想要改变你生活”的人，但凡你做出有点“出格”的举动，对方就完全失去了宽容，仿佛你这样下去便是自掘坟墓。

而几年之后我们会发现，当初对你“出格”的行为有万种抵触的大多数人，这一刻还在原地踏步着，那些年固执守着的“正确”的观点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。

（五）

几周前在朋友家吃饭，朋友的女儿带回来一个朋友，那是一个身材纤细的“女孩子”，穿刚过屁股的短裙和十厘米的高跟鞋，走起路来妩媚撩人，一张脸却出卖了她。

那是男人的棱角，缩进一身女孩子的装扮里，她的眼睛看着我，生怕我因此嫌弃她。

几年之前我是绝不敢与这样的人做朋友的，非觉得她哪里有毛病。

近年来我对自己的满意不多，如果有一事令自己欣慰，就是宽容度增加了许多，能接受的事多了，看不惯的人少了，知道了眼见也不一定为实，不是所有事都如自己所想的那样。

用一个朋友的话说，“你的棱角少了很多，整个人柔和了，也成熟了”。

我没有用眼神或言语揭穿明显的事实，我只是问她，用女孩子相见恨晚的语气：“你的鞋子哪里买的？好漂亮！”

我们花很多时间探讨女孩子的话题，临别时她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她胸口前鼓起两个小沙包，是空着的，却让我感到了万般的温暖。

普天之下，众生皆有苦衷，皆有各自的欢喜，一切行为都有缘由，不必因此刻薄，要学会接受，如果不能，就去宽容。

因为当你宽容了，更大的世界也就接受了你。

你也由此才能去体会，活着的更大价值。

摘自《文苑》
<p>活得认真是一种状态，一时之间保持这种状态容易，难的是一世保持这样的状态。大三的时候，看高木直子的《一个人住的每一天》，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描写自己为了当上插画家，于24岁那年毅然辞去工作，只身上东京。接下来，独自在那里生活了12年，其间有泪水，有寂寞。最煎熬的时候，在父母的劝说下，她也动过放弃的念头，可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，最终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绘本天后。那时，深切地觉得怀揣着小小的梦想上路真是漫长的旅途。</p> <p>直到今时，回想里面的细节，从争取一个画插画的机会到周末窝在家里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，她人生的每一幅画面都被描摹得认真细腻。</p> <p>我想，这也许就是她能日复一日，在看不到未来的时候，仍坚守梦想的原因。她愿意俯下身来亲吻每一段时光，无论这时光盒子里飞出来的是灾难还是希望。我们大多时候，也能为自己的理想腾出一片空间，在这片空间的起点，你自由驰骋，充满幻想，等到终点的时候，你已经感觉到疲惫。更为难堪的是，你并未因此得到相应的收获。这时候，你会自怨自艾，停滞不前。很多人也就停顿在了此处，跨不到终点了。</p> <p>你认真过，却没有能够带着认真走到最后。你总觉得你的认真是需要有回响的，像是一枚硬币落在地上，你渴望听到它的回音。可你忘了，这个认真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邂逅，若是庸庸碌碌，生命何来的繁花似锦？</p> <p>L是我在鼓浪屿遇到的朋友，那时候我们住在同一家青年旅社。因为是旅游淡季，游客不多，整个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当她拖着行李踏进房门的那刻，我就被她身上的光芒吸引了，她冲我笑，细细弯弯的眉眼，带着一种欲说还休的温婉。交谈中，我得知她之前在深圳工作了几年，已经做到了公司中层，现在她的男朋友毕业后留在了厦门，为了和男友待在一个城市，她选择了来到这里。</p> <p>我惊讶地问她，就不害怕以后会出现什么不确定因素吗？她沉吟片刻，说：因为对这份恋爱认真过，所以想带着这份认真一直走下去，你不能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就终止目前的一切。</p> <p>后来，她拉着我兴奋地说她在台湾诚品书</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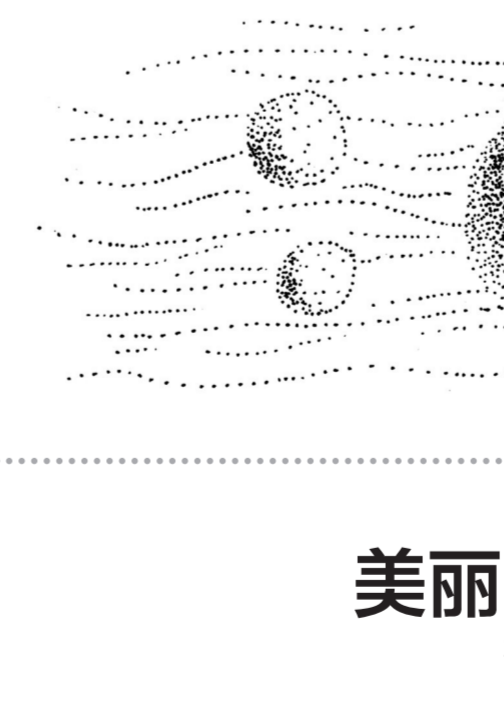
店买到了心仪许久的书，还有某部刚上映的电影里令人心醉的台词。我看着她忽闪忽闪的眼睛，带着少女般的娇俏和明媚，突然间明白，当一个人对人对世的一切怀有自信心和憧憬的时候，她就有了不惧怕的资本。这资本可能是你从书本中积累的，也可能是你带着一颗灵动的心在路途拾捡的……总而言之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过程中，它们融洽地化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使你成为主宰，从此丰富了你的阅历，充盈了你的人生。当你惧怕梦想破碎、爱情变迁的时候，换一个角度看，你或许是对自己的人生存在怀疑，你并不确信自己能做得好。

无论是对待梦想，还是爱情，当我们有一股子认真劲儿的时候，怕的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也会带着亲切感，因为在没有抵达未来的岁月里，你依旧活得通透、圆满。一个人去捕捉柔软的风，一个人去仰望头顶的云，花草树木都像是在微笑，万事万物都带着和你契合的魅力，当你逐步发现周遭的好，当你的眼睛看得到盛放的美，你就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孤独存在，我们不避开；疲惫袭来，我们换一种方式，重新开始。在每一个忧郁的日子，悄悄地念一首来自远方的诗，把每一次驻足都当作是生命中最美的姿态。在懂得了这些之后，我才真正理解了黄君玄那句话的意义：如果有一天，你湮没在人潮之中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活得丰盛。

摘自《时代青年》

去捕捉柔软的风，一个人去仰望头顶的云，花草树木都像是在微笑，万事万物都带着和你契合的魅力，当你逐步发现周遭的好，当你的眼睛看得到盛放的美，你就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孤独存在，我们不避开；疲惫袭来，我们换一种方式，重新开始。在每一个忧郁的日子，悄悄地念一首来自远方的诗，把每一次驻足都当作是生命中最美的姿态。在懂得了这些之后，我才真正理解了黄君玄那句话的意义：如果有一天，你湮没在人潮之中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活得丰盛。

摘自《时代青年》



小舟 图

美丽的兽性

刘世芬

Dindim也像对待老朋友那样跟Joao热络着。于是小小的渔村里出现了奇趣场景：别人遛狗，Joao走在路上时，身后却跟着一只大摇大摆的企鹅……

当大西洋的季风吹来的时候，这两个老伙计已经共处了11个月之久。这期间，企鹅退了毛，长出新的羽毛后，老人突然不见了企鹅。

Joao以为这只可爱的企鹅永远离开了。岂料，失踪的企鹅继续为人类制造着泪点——第二年六月，它回来了。根据企鹅世界的生存定律，企鹅们本该聚在一起，前往共同的目的地繁衍后代，但Dindim却选择放弃同伴，万里

“诗与远方”的生活

霍 彬

有一天，当我急匆匆地走上深夜11点的天桥，地铁从天桥前方的轨道上哐当哐当地疾驰而去，而我的目光瞥到灯火辉煌的街道，我突然愣住了，我居然是第一次发现，这个城市的黑夜竟是如此的美。说起来，我来帝都已然三四年，但惭愧的是，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打量过这座繁华的城市。

每天都似乎很忙，早晨起床，匆忙地刷牙、洗脸，草草地向嘴里塞点食物，便挤着人潮汹涌的地铁赶往公司。晚上下班，则像电脑程序一样，拖着疲惫身体匆忙地穿梭于同样奔忙的人流里，乘坐鱼罐头般的地铁赶回家，回到家，可能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忙！

我们走得太快，甚至不能够停下来，好好打量打量身边的世界。

我们耳朵里听着许巍的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，而实际上，却依旧蜷缩在单调的日子。

我们嘴巴里每天都念叨“世界那么大，我要去看看”，但实际上，却依旧蜷缩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，用大脑去环游世界。

我们为什么没过上“诗与远方”的生活呢？

大概是因为我们活得太现实，我们背负着买房、买车、娶妻生子的压力，不肯轻易放下，因此我们就得匆忙而务实地工作和生活。这种务实有错吗？并没错！

与老一辈相比，我们确实是活得缺乏诗意，也少了点淡泊名利的清高和纵情山水的雅趣。

这是我在看野夫的《身边的江湖》时不时会发出的感慨。

野夫，原名郑世平。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，光是看看他身上的标签就足够吓死人了，公务员、警察、出版商人、囚徒……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当过惩恶扬善的警察，也当过与杀人犯、强奸犯共处一室的囚徒。因此，他的文字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江湖气息，而他和他的友人，则像是纵情山水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江湖游侠。

江湖游侠其实也是诗人的一种吧，只不过诗人是用笔作诗，而游侠是用刀、剑、血。

游侠和诗人一样，浪漫、多情，四海为家，敢于与现实抗争。

这世上，敢情也唯有诗人和游侠，是真正勇于去追求“诗与远方”的人。但这种勇敢，却往往透着一股悲壮的气氛。

读过很多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，最喜

轻轻放下那一角

明前茶

放弃人人羡慕的圆满，其实是一种最简洁的赢回自己的方式，只不过，这需要逆流而行的勇气和极高的人生智慧。

作为20世纪最佳作品的绘本作家之一，谢尔·希尔弗斯坦画过绘本《失落的一角》，他以最简单的线条，讲述一个缺了一个角的圆，寻找圆满的故事。那个缺角看起来好像绘本主角的大嘴巴，随时可以唱歌、辩解、哭泣，或者承接雨水和雪花的美味。

每天，这个缺了一角的圆都在寻找它丢失的那一个角，它看上去没心没肺，事实上暗含自卑。它的心态与20岁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，总抱怨自己失落了一角，向前滚动时总是磕磕绊绊走不快，可它无意中却获得了很多乐趣，它有闲心和小虫子打招呼，可以闻一闻花的香，甚至能让蝴蝶在它的头上停留几秒。它看重这些乐趣吗？也许，在它心目中，能找到那个完全契合的角才事比天大。

经历了许多天的日晒雨淋以后，它终于遇见了遗落在路上的那些个角。可

欢的人物是令狐冲。

喜欢令狐冲，是喜欢他的桀骜不驯、豪气潇洒、自由散漫，明明可以当高级公务员（武林盟主），却偏偏要退隐山林，做一个布衣。

真正的自由是什么？是可以选择生活，既可以选择当武林盟主，也可以选择退隐山林；既可以选择诗与远方，也可以选择远方的苟且。

如何才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呢？首先，得有钱！很多很多钱！

《身边的江湖》里，野夫说，他在大理租下了一个院子，养着狗，看着书，会着朋友，在深夜的云南，思考着人生，回忆着往事，写下了一行行文字。

无疑，野夫是过上了诗与远方的生活，但在此之前呢？他在北京，做过十多年的出版商，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金钱。于他而言，人生的低谷经历过，辉煌也经历过。当厌倦了凡尘往事，便选择衣锦还乡，去诗与远方。他是有选择的权利的。

柴静说野夫“一半像警察，一半像土匪”，十分中肯。野夫的文字剑拔弩张，且又带着一股古风，而他描写的人物、故事，却都是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。有开私宴却不收钱的厨师，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商人，有宁折不弯的隐士，也有像他一样诗酒任平生的诗人……

我们羡慕野夫，也羡慕他身边那些“任性”的朋友，羡慕他们勇敢、无畏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与时代、与世俗划清界限。我们羡慕却不能模仿他们，那样的与世俗抗争，太悲壮太惨烈了，只属于少数人。就像穷游是少数人的游戏，裸辞是少数人的游戏。

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，身边的风景尚且未必看尽，又何必去远方？川端康成说“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”。风景并不一定只有远方才有，当你放慢脚步，驻足观望，这座城市也有你所未曾看到过的美！

身边不一定只有苟且，身边也有诗；远方不一定就有诗的田野，远方也有苟且。当你无法换个地方看世界的时候，换个姿势看世界也未尝不可！

努力奋斗吧，为了有一天能有更硬的腰杆，更好的经济能力，更大勇气，去追寻诗与远方！

摘自《当代青年》

是，它们有的太大，有的太小，有的过于尖锐，有的又过于方头方脑……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经历了那么多失望之后，这个满怀忧伤的圆终于找到了那个合适它的角，它们拼凑在一起，简直像螺母找到了天衣无缝的螺丝。圆满终于到来了，然而，且慢，曾经苦苦追寻的主角又生出什么新的烦恼——完整的圆滚起来风驰电掣，它再也不能和虫子说话，不能闻花的香，也不能让蝴蝶停在它的额头上。还有，没有了嘴巴，它连歌都不能唱了！滚了一阵子之后，圆停下来，毅然把那找来的一角轻轻放在地上，继续唱着歌去找它那“失落的一角”。

此时，如果你有心去听，它的歌也许已与找到那个天衣无缝的角之前，截然不同。那是它放弃圆满、放弃极致而流之后，获得的宝贵青蓝。它外形上还缺了一个角，心里的那个角已经补上了。

人生在世，还有什么比能自动把那一角放下时，更能为自己赢得自由歌唱的权利？林肯霞影后，成为写作圈中的小学生。张曼玉淡出娱乐圈多年，忽然尝试当一名哑着嗓子的摇滚乐手。陈坤不拍片的时候，成为心灵公益项目“行走的力量”的带头大哥。江一燕在密集的工作之外，每年抽出一个月的时间，在广西巴马县东山乡小嘎牙村当支教老师。之前，他们在访谈中无一例外地承认，自己的生活过于圆满，得奖、站台，成为红毯上的男神女神。当应有的挫折都消失之后，日子滚得极快，心里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志忑。“我将这样毫无羁绊地过一生？”凡是有想法的人都经不起这一问。而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始，就好比把那“失落的一角”重新放下。

摘自《北京晨报》

老人的双手布满大片的白癜风，青筋暴涨，企鹅那黑白相间的小身体娇娇地依偎在老人胸前，安详，静好。他们的身后是一间破旧的屋子，没有院子，屋前的地面泥泞不堪，挂满渔网，但我相信，这里却是企鹅最温馨的伊甸园。在一张老人与企鹅亲吻的照片上，老人穿着脏旧的条格衣衫，头发花白，赤脚，人字拖鞋，海风和阳光把他晒得黝黑，他已经微微驼背了……可是怎能否认这些在企鹅眼里的健美无比呢！这是一种比亲情还美的情感。

时光荏苒，人们担心着两件事：老人等等啊，企鹅却再也没出现；企鹅来到老人所在的渔村，找啊找，却再也找不到老人……

但人们相信，一个人如果真心在等着什么，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随便从这个世界消失的。

摘自《幸福·悦读》